

# 「台獨」教父的思想與行動

許介鱗

## 目次

- 一、 日本誘導東南亞各地獨立的謀略
- 二、 日本為什麼不策謀台灣獨立？
- 三、 誰是「台灣獨立」的教父？
- 四、 史明的崛起與「台獨」教父
- 五、 台獨思想的起源在二二八嗎？
- 六、 台獨運動的本營在日本
- 七、 台獨本營移到台灣島內
- 八、 結論：台獨的藍圖與展望在哪裡？

## 一、日本誘導東南亞各地獨立的謀略

### (1) 陸軍中野學校與入侵東南亞

日本大本營的東南亞占領構想，是讓當地日本人數超過 200 萬人以上，以占領者姿態制霸東南亞。這乃是讓日本統治人口超越 1 億 4,000 萬的巨大計畫。日本此一南方作戰、南方占領戰略，由大本營起草，經 1941 年 11 月 5 日兩天的御前會議通過，定調為日本的資源戰爭<sup>1</sup>。其實，日本在東南亞早以獨立運動的名目，展開對東南亞地區財富的大量掠奪。

日本特務機關陸軍「中野學校」，是在對美英發動太平洋戰爭前後所設置。日軍為了阻止美英勢力援助重慶政府，1938 年春設立「後方勤務要員養成所」，實際上是日本陸軍設立的諜報員訓練所。第一任所長秋草俊，留學哈爾濱，通曉俄語，手段毒辣，後來擔任哈爾濱特務機關長，常讓蘇聯軍吃到苦頭。1939 年正式成立陸軍「中野學校」，這是日本在珍珠港事變前 2 年時成立的情報機構，是隸屬於陸軍大臣的直轄機關，第一任校長由北島正元少將擔任，1941 年 3 月改由參謀總長直轄。

為了從事對外保密的謀略戰，學生人選起先從陸軍大學畢業生或擅長外語者中選拔。這些學生雖然是軍中俊秀之才，但對實際社會比較生疏，因此又從陸軍預備士官學校畢業的少尉中選拔。考題包括「準備中的秘密戰」等稀奇古怪的問題，考驗考生對諜報謀略的適合性。經過嚴格的審查後，合格者授以諜報術、謀略、宣傳、防諜、占領地行政、戰爭論、語言等課程，並教授配合上列科目的術科。術科除了空手道、柔道、劍道等護身術之外，也必須學會開車等日常技能。學生入校後禁止使用自己的本名。該校地址後來遷移到東京中央線中野車站附近，因此 1939 年春改名為陸軍中野學校，並升格為由天皇統帥的敕令機關，實際上則是由幕僚統帥，因而造成幕僚的紊亂<sup>2</sup>。

學校正門掛著「陸軍通信研究所」招牌，通常稱為第 33 部隊。中野學校至二次大戰終結時為止存續了 7 年 8 個月，培養了約 3,000 名間諜，配屬在海外武官府、關東軍、台灣軍、朝鮮軍、支那派遣軍、南方總司令部等機關內。這是日本在東南亞列強殖民地中，以協助殖民地獨立為名目，實際上從事對日有利活動

<sup>1</sup>中野聰『東南アジア占領と日本人—帝國日本の解體』（東京：岩波書店，2012 年），頁 51-52。

<sup>2</sup>大江志乃夫『天皇の軍隊』（東京：小學館，1989 年），頁 330-344。

之諜報行動<sup>3</sup>。1939年3月德國吞併捷克後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這是日本取代東南亞歐洲列強、建立日本新殖民帝國的難得機會，也就是建設「大東亞共榮圈」。

## (2) 「南機關」與緬甸獨立運動

日軍進駐東南亞是從緬甸開始。1940年西歐爆發不列顛空戰，9月23日，日軍趁機進駐法屬中南半島北部，同時日、德、義三國締結同盟，因此日本積極準備對準協約國的美英發動戰爭。中野學校人員的工作範圍因而大為擴大。1941年9月14日，中、美、英3國經濟會議在香港召開，11月22日，中、美、英、荷、澳等五國外長在華盛頓舉行會議，首次公開宣布對日採取聯合戰線。因此，12月1日，在天皇親自主持的御前會議中，日本決定對美、英、荷開戰。

1941年12月8日，日軍空襲珍珠港後，才對美英宣戰。這是日軍未宣戰即先「偷襲」美國，但日本自稱是「奇襲」，「太平洋戰爭」自此爆發。珍珠港開戰之同時，日軍也登陸英國殖民地馬來半島及美國殖民地菲律賓，一天之內開闢了三個戰場。日軍勢如破竹，節節勝利。同月，日軍在馬來外海擊沈英國2艘戰艦，占領關島。12月21日一直維持中立態度的泰國，被迫簽定「日泰攻守同盟」。12月25日香港被日軍全部占領。1941年5月，東京的日泰兩國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泰國不得已只好承認「滿州國」。

日本在東南亞之所以能以破竹之勢入侵，與1940-41年間成立諜報組織「南方企業調查會(後改稱「南機關」)」訓練緬甸反英革命份子有關<sup>4</sup>。日軍為應付緬甸的情勢，在曼谷成立獨立作戰組織，其母體是在海南島由日軍事諜報訓練的緬甸「30烈士」，至太平洋戰爭發動後，12月27日正式名稱改為「緬甸獨立義勇軍」(Burma Independence Army:B.I.A)，機關長鈴木敬司大佐當了B.I.A的軍司令官，其他日本軍人18人也加入該軍團主力，當地人如Aung Than叫「面田少將」等共9人假藉日本人姓名加入，他們的任務是在日軍入侵緬甸時當了日軍15軍的前鋒<sup>5</sup>。B.I.A原兵力只有200人，後來膨脹到3萬人。1940年9月23日，日軍進駐法屬中南半島北部，在越南、北松(Pak Song 老挝領地)南部等各地共同展開反英法戰爭。1941年5月在越南成立「越盟」(Vietminh)，7月，日軍就推進到法

<sup>3</sup> 榎本捨三『日本の謀略』(東京:秀英書房，198年)，頁284-289。

<sup>4</sup> 泉谷達郎『その名は南謀略機關--ビルマ獨立秘史』(東京:徳間書店，1967年)，頁10-12。

<sup>5</sup> 泉谷達郎『その名は南謀略機關--ビルマ獨立秘史』，頁112-116。

屬中南半島南部了。9月14日，中、美、英3國經濟會議在香港召開。12月，日軍開始進駐泰國、登陸馬來半島，並逼泰國簽訂攻守同盟。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航空隊於10日摧毀英國東洋艦隊主力，25日占領香港。

1942年1月2日，日軍占領馬尼拉，1月14日進駐緬甸並施行軍政。1月25日，泰國受日本逼迫，不得已只好向英、美宣戰。2月1日，日軍攻擊新加坡，5日占領，15日駐新加坡的英軍向日軍投降<sup>6</sup>。3月1日駐印尼的荷蘭軍對日投降，日軍登陸爪哇，同時施行軍政。日軍占領緬甸首都仰光，簽訂了日緬同盟條約，其代價就是日本承認緬甸獨立。一手設計珍珠港作戰的第一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於4月間被盟機擊斃。

1943年10月14日，日本承認菲律賓獨立，同一天簽訂日菲同盟條約。10月21日波史(Chandra Bose)在新加坡成立自由印度暫定政府，迅速獲得日本政府的承認。1943年8月1日緬甸宣布獨立。1944年8月1日緬甸反法西斯組織成立(AFPFL)，10月英軍在緬甸開始反攻。10月20日美軍登陸菲律賓中部雷伊泰島(Leyte)，10月24日發生菲律賓海戰，日本聯合艦隊在雷伊泰島海戰中被美軍殲滅。

1945年3月9日，日軍決定武裝解除法越軍武裝，占領全越。3月12日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Sihanouk)宣布柬埔寨獨立。3月18日越南寶大帝宣布廢除1884年協約。4月1日美軍登陸琉球群島，和日軍發生激戰，最後在6月23日壓制了日軍。另一方面，4月8日老撾宣布全老撾獨立。8月17日印尼共和國宣布獨立。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國宣布獨立，主席為胡志明。日本南方軍在8月12日簽署投降文書，但其實中野學校出身、精於以謀略援助東南亞獨立的「南方軍」，1942年7月31日時就已經解體。但是，這些在南洋各地長期活躍的日本特務，在組織解體後仍舊扮演各國獨立運動的點火或煽火者，戰後他們變身為使節團或各種經濟援助的重要人員，仍舊頻繁往返東南亞各地。

緬甸獨立運動之興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後，1940年緬甸多數人決定對英國採取不合作立場並發動武裝起義，其中首領奧散(Aung Than)等提出反英武力鬥爭路線，在日軍庇護下脫離緬甸。1941年，日軍組織南機關正式對緬甸展開獨立工作。這就是B.I.A(緬甸獨立義勇軍)之始。1942年日軍進攻緬甸，至6

---

<sup>6</sup>篠崎護『シンガポール占領秘録』(東京:原書房,1976篠年),頁33。

月全面壓制緬甸，BIA 和全緬甸由日本軍政下的緬甸行政府統治。緬甸的獨立運動，透過日本謀略機關接受軍事訓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組織「南機關」令其組織緬甸獨立軍，向故國進擊。1943 年 8 月緬甸容許獨立，由哈華(Ha Maw)博士出面組織內閣，但日本卻是以進行戰爭為優先。結果，軍事統治和戰略物資的掠奪導致緬甸經濟崩壞，奧散將軍等緬甸軍首腦，遂與共產黨、社會黨合作，結合成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於 1945 年 3 月起義。戰後恢復英國的統治，該聯盟又展開強力的獨立戰爭。1947 年 1 月英國首相愛德里與奧散(Aung San) 簽訂協定，成立印度聯邦、巴基斯坦自治領。1948 年 1 月 4 日制定國民互助法，緬甸聯邦共和國獨立；2 月 4 日錫蘭獨立；自 19 世紀末成為法國保護地的老撾，也於 1949 年 4 月 19 日獨立。

### (3) 「茨木機關」與印尼獨立運動

依據日本專門援助印尼獨立戰爭的特務機關「茨木機關」秘錄，該隊在蘆溝橋事變時屬於廣東特務機關，1942 年轉屬南方軍總司令部，隊長是茨木誠一少校。為了強化參謀部 2 課(情報)調查室，該機關集合中野學校出身者約 20 名，每天搞諜報戰，接聽盟軍的廣播或盟軍的通訊，解讀暗號，冒名敵方諜報員發出假信件等，天天進行「文書諜報」戰的日子<sup>7</sup>。

「茨木機關」於 1944 年底在昭南(日本佔領新加坡後的地名)成立，表面上鎮壓抗日份子及共產軍，但私下透過稻米的走私一方面收集情報，另一方面與共產軍之間謀合協助。因被派到該機關的學徒出身的「南方要員」420 人，於 1945 年 6 月集合在昭南，與日本「無條件投降」日很近，當時軍中充滿了無力感與焦慮感。然而，投降之後「茨木機關」長卻發布「協助印尼獨立戰爭」而前進蘇門答臘，從南方開發金庫強奪裝 4 公斤金塊 20 條的 3 個箱子及總計 100 萬美金。但因「茨木機關」私自發布不投降的抗命行動，反被日軍阻止逮捕。<sup>8</sup>

另外，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被派遣到南方軍總司令部的中尉榊原政春(Sakakibara Masaharu)也留下軍政紀錄。1937 年榊原畢業於東京帝大法學部，當年參與創立台灣拓植會社，隨後入社擔任社長秘書，後來入伍；1941 年 11 月轉屬南方軍司令部，派遣到東南亞，視察東南亞全領域，為陸軍報導部、軍政部在前

---

<sup>7</sup> 本田忠尚『茨木機關潛行記—インドネシア独立戦争秘録』(東京：圖書出版社，1988 年)、頁 37。

<sup>8</sup> 『茨木機關潛行記—インドネシア独立戦争秘録』，頁 38-43、頁 61、頁 71。

線視察各部員之工作；到 1943 年 5 月才調回日本。這段期間，他每天寫下軍政日記，成為瞭解日本「大東亞共榮圈」實態的重要文獻。

根據榊原政春的分析，當時日本表面上為了避免發生戰爭，努力對美交涉直到最後一刻，但是同時卻秘密地為對英美開戰積極準備。實際上日軍在 1940 年 8 月，已對法屬中南半島即現在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完成了所謂的和平進駐。該年 5 月間，法國本土已被德國納粹占領，親納粹的維琪(Vichy)魁儡政權誕生，因此日本向法國維琪政權施壓，迫使其承認日軍對法屬中南半島北部的占領。<sup>9</sup>

1941 年 7 月，日軍進一步進駐法屬中南半島南部。這是因為長達半年的日荷交涉破裂，日方無法以和平方式從荷屬印度尼西亞(現印尼)獲得石油、橡膠等重要資源。為了確保資源，日本至太平洋戰爭前夕，在法屬中南半島上已經投入約五萬的兵力。

面對日本積極的軍事行動，英美荷三國採取凍結日本在該國及殖民地內資產的措施。過去生活在馬來亞、新加坡、英屬波羅洲、菲律賓、荷屬印尼等東南亞各地的日本人數很多，資產被凍結後，其經濟活動被迫停擺而不得不回國。

#### (4) 「光機關」與印度獨立運動

另一方面，日本為援助印度獨立運動，設立了特務機關「光機關」。1942 年 3 月以「岩畔機關」之名設置在南方軍內，5 月改稱「光機關」，機關長先由山本敏上校擔任，後來由磯田三郎中將接任，成員主力也是中野學校出身者。口號是「光從東方來」，故稱光機關。除了援助印度獨立運動之外，日軍與自由印度國民軍(IA)緊密聯繫。1944 年 3 月在印度・巴基斯坦聯合作戰，光機關遂成為南方軍游擊隊司令部，在緬甸、印度阿薩姆等地展開游擊戰。作戰失敗後，1945 年 1 月「光機關」將游擊部門的工作移交給「緬甸方面軍」<sup>10</sup>。

1943 年 11 月成立的自由印度國民軍，雖然受到日本政府的承認，但來自日本政府方面的無為的指導與干預極力警惕，且主張該印度政府的政治自由與印度

---

<sup>9</sup>榊原政春『一中尉の東南アジア軍政日記』（東京：草思社，1998）。

<sup>10</sup>伊藤貞利『中野學校の秘密戦』（東京：中央書林，1984 年），頁 195-199。藤原岩市『F 機關』（東京：原書房，1969 年），頁 293-285。

國民軍的指揮系統的獨立，造成與日方之間產生多次的糾紛。參與印度國民軍中有中野學校出身者戰病死共 53 人，生還者 78 人<sup>11</sup>。

#### (5) 謀略目的在於資源的掠奪

日本攻略馬來亞半島後，把新加坡、馬來半島西北部的檳城(Pinang)及其南部怡保(Ipoh)，設定為東南亞財物掠奪的轉運站。所掠奪之財物以黃金為主，其他才是不動產、軍需物資米、油。

在馬來半島上，日軍在吉隆坡中央銀行的金庫奪取了為數不明的金塊。這些金塊每塊重達 6.25 公斤。此外，又搶奪中國南方移民來的閩南人、客家人商人，以及當地馬來人酋長的金條。日軍對一般民宅的搶奪方式，是准許居民帶兩小行李箱換洗衣服並送其到軍營，之後由憲兵開貨車把家中大小財物，包括馬桶、水槽、銅電線等統統運送到倉庫，然後分類造冊，將其中的金銀挑出鑄成塊狀。至於股票、證券、持金證書(存摺)等，則分送到橫濱正金銀行或台灣銀行。橫濱正金銀行是由裕仁天皇持股 22%的銀行，即現在的東京銀行。

#### 1. 掠奪佛像

日軍在緬甸、老撾、柬埔寨、泰國及越南等地，最令人不齒的行徑是強奪黃金佛像，其中以緬甸最多。因為緬甸有不少商人篤信佛教，他們相信捐贈越大的黃金佛像，下輩子的福報更大，因此鑄造許多佛像捐贈到佛教組織供奉。有些佛教組織因此累積了逾 8 噸重的黃金佛像，但是為了掩人耳目，佛像外都蓋上一層石膏，並繪出五官與四肢等。這些秘密只有高僧才知道，但因有黃金間諜密告，日軍到佛教組織後就敲碎佛像來奪取黃金。『資金武士』一書也描述，有大約成年男人大小的佛像及其他 25 個佛像，都是純金打造的<sup>12</sup>。日本佔領新加坡，則是強迫華僑協會捐獻 5,000 萬美金<sup>13</sup>。

---

<sup>11</sup>伊藤貞利『中野學校の秘密戦』，頁 200-201。

<sup>12</sup>西格雷夫等著、南京師範大學王選譯『黃金武士』(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公司，2005 年)，頁 118。

<sup>13</sup>篠崎護『シンガポール占領秘録』(東京：原書房，1976 年)，頁 51-70。

日軍在東南半島奪取的財物，透過馬來與新加坡轉運回日本有兩條路線，一是貨船從仰光出發到檳城，另一是從東埔寨或曼谷以鐵路運到新加坡，需要熔煉的金塊或金條，先送到怡保燒鑄成金字塔形，每個皆重 6.2 公斤，含金量 20K。

除此之外，日本占領馬來半島與新加坡期間還印發約 70 億到 80 億日幣的軍票，其幣值與英殖民地發放的貨幣等值。由於日本宣佈投降後，英國政府拒絕承認該軍票，部分華人登記的財富損失總共達 4.4 億日幣。

另外，日軍還用各種拷問方式對付英殖民地官員與在地銀行職員，要他們說出政府稅收帳簿、財產清冊與國內銀行記錄，逼迫他們打開保險箱，奪走銀行客戶收藏的財物。日軍取得納稅人名單、對比富人姓名之後，就開始勒索敲詐這些有錢人。在新加坡，所有外國銀行資產都被日軍全數沒收了。

## 2. 藏寶在菲律賓

日軍在東南亞與中國等地搶奪物資的方式也如出一轍：黃金、珠寶、藝術品、骨董等寶物，先運到馬尼拉，再轉運到東京；股票、證券、持金證(存摺)等非物資，則送到橫濱正金銀行或台灣銀行。依美國情報局(CIA)與英國情報局(MI-6)推定，全菲律賓 175 處秘藏在地下的金塊，總重量約 14 萬 1,000 噸<sup>14</sup>。

1942 年 10 月東南亞「金百合子組織」首次把贓物送到日本。為了掩人耳目，日方違反國際法以醫療船隻「天應丸號」載送 2,000 噸的黃金返回日本。天應丸號在橫須賀港卸下黃金，其中部份黃金被儲存在廢棄礦井中，但大部分的黃金都另外藏到長野縣的群山裏，以便萬一戰敗時可以做為再次對抗之軍費。當時日軍逼迫數萬名的朝鮮勞工在長野的群山中挖掘藏寶處，工程完畢後皇族們卻下令把所有工人悉數殺害，以免洩漏寶藏秘密。

不過，1945 年 4 月 1 日，日本一艘載滿著 40 噸黃金、12 噸白金、15 萬克拉的工業鑽石，計畫從新加坡駛往日本的客輪「阿波丸號」，在台灣海峽附近遭美國海軍擊沈。於是，秩父宮奉裕仁天皇之命把東南亞的「金百合子組織」總部遷往菲律賓呂宋島，將財物先埋藏在菲律賓境內。裕仁的如意算盤，是以有條件式的停戰談判，向盟軍取得菲律賓的統治權，屆時日軍就能開挖寶藏，把財物安全運回日本。

---

<sup>14</sup>高橋五郎『天皇の金塊』(東京：學習研究所，2008 年)，39。

由於日本在東南亞斬獲甚豐，為了減少全部財物同時被發現的風險，在全部登記成冊後，僱用數萬名菲律賓籍的工程師與勞工，協助將其埋在地窖、隧道與山洞中，總共藏寶 175 處<sup>15</sup>。這些菲律賓人的命運，也與長野縣朝鮮勞工一樣，為了避免洩漏藏寶地點，全數被殺害。藏寶工程完成的當天晚上，日本皇族假借感謝菲律賓人的辛苦工作為名，在呂宋島深山裡一處距離地面 67 米的「8 號地道」舉行大型告別式。日軍特意灌醉菲律賓人之後，秩父宮等皇族與山下奉文的士兵先行離開「8 號地道」，然後下令引爆洞口的炸藥，讓落下的巨石封住山洞口，將菲律賓人永遠困住在裡面。秩父宮在菲律賓埋藏的贓物，據說 1945 年時總價約有 1,200 億美元。

## 二、日本為什麼不策謀台灣獨立？

台灣必須等 1945 年 10 月 25 日台灣光復，安藤總督將台灣統治權移交給蔣介石指派的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後，台灣才有談論台獨的條件。1946 年 3 月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等人，因有人指控參與台灣獨立運動而被逮捕，關進台北東本願寺高級戰犯看守所。經過 1 年後，1947 年 7 月，台灣戰犯軍事法庭判決辜振甫主謀「共同陰謀竊據國土」，處有期徒刑 2 年 2 個月，許丙、林熊祥同罪，各處有期徒刑 1 年 10 個月等<sup>16</sup>。奇怪的是，他們都對判決結果表示滿意。原來他們入獄服刑期間，發生了二二八事變，牽連多數台籍士紳慘遭屠殺，辜振甫等在牢中監護，反而安全避開了殺身之禍。

辜振甫戰後雖然被判為台灣獨立事件的首謀，但是觀察這些台籍士紳的行動，在日本戰敗前高呼「天皇陛下萬歲」、「大日本帝國萬歲」，日本戰敗即刻換調子，高唱「蔣委員長萬歲」、「蔣總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這種輕易地思想「轉向」者，實際上乃是見風轉舵的「投機主義者」(日和見主義者)。所以，這位戰後「台獨」的始作俑者，失去教父資格。

## 三、誰是「台灣獨立」的教父？

---

<sup>15</sup>高橋五郎『天皇の金塊』，頁 52。

<sup>16</sup>警備司令部戰犯軍事法庭判決三十六年度審字第九號，中央設電訊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電訊。

其實台灣士紳辜振甫等是中了日本在台特務機關的詭計。日軍在台灣軍管區特務工作費(諜報、謀略、游擊工作等)，1944 年度是 39 萬日圓，1945 年度分配額增加到 120 萬圓，即每月撥 10 萬圓，以便應付急需<sup>17</sup>。戰後最先主張「台灣獨立」的並不是史明，而是辜振甫。他的父親是 1845 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割讓台灣時，率先引導日軍進台北城，最先被日本任命為貴族院議員的辜顯榮。辜振甫狐假虎威，年紀輕輕就很神氣，擔任台灣「皇民奉公會」實踐部長，在戰爭末期捐出 100 萬日圓給「日軍遺族援護會」，一見到日本有戰敗跡象就翻臉要回錢<sup>18</sup>。

以辜振甫為首的一些總督府的台灣人士紳，在日本戰敗投降第二天，即 1945 年 8 月 16 日，極機密地在台北郊外的草山(今稱陽明山)別墅，與在台日軍參謀中宮悟郎、情報班長牧野義夫(日陸軍訓練情報員的第一期生)聚會，策劃台灣獨立，並擬定台灣人主導的「台灣獨立計畫」，以便網羅台灣士紳來共同主持<sup>19</sup>。但安藤利吉總督卻向全台廣播，勸戒台民不可輕舉妄動，等待善後處理，同時派任總督府總務長官成田一郎到東京，聽命中央指示。8 月 17 日，日本中央成立東久瀨宮皇室內閣。同日，中宮參謀於台北市末廣町木材會再次會晤辜振甫，要辜去邀請其他人士參加，辜同意後即去轉告許丙(日本貴族院議員)、林熊祥(台灣總督府評議員)等台紳，並獲得他們的贊同。8 月 22 日，總督府參謀長諫山春樹和總督府農商局長須田一二三，共同被派遣到南京，聽候日本第 10 方面軍(台灣軍)的投降指示。同日，辜振甫為首的獨立派人士到總督府，要求與台灣總督安藤利吉見面，並為台灣獨立進行交涉，希望日軍把武器移交出來。結果遭安藤斷然拒絕，這些台灣獨立派亦無可奈何。8 月 25 日台灣總督府礦工局長森田俊介，特地被派到東京，會商日本終戰(敗戰)善後措施。

對日本總督府的情報班子來說，台灣經過日本殖民統治 50 年，這些受過日本皇民化教育、被授予高級社會地位的台灣士紳，要利用他們推動台灣獨立，幾乎是易如反掌。但是，當時日本尚掌握台灣統治權，可以利用此權力臨去盡情搜括台灣，何必急急交出權力？至於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簡琅山等台灣獨立派，日軍呼之即來揮之即去，比起東南亞獨立派常常出爾反爾的刁蠻，容易應付處理得多了。

---

<sup>17</sup> 模本捨三『日本の謀略』(東京：秀英書房，1980 年)、附錄 Fig-4。

<sup>18</sup> 伊藤金次郎『台灣欺かざるの記』(東京：明倫閣，1948 年)、頁 209。

<sup>19</sup> 山本一夫(向山寛夫)『台灣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と戦後内外情勢』(東京，1963 年)、頁 64。

當時代表台灣青年在東京提倡「台獨」運動的王育德，為了方便其政治宣傳，著書描寫終戰後的政治情勢，完全不夠深入。他的著作『台灣-苦悶的歷史』描述：「那時候，台灣人有力者，考慮著台灣的命運，為了決定台灣人的進路，秘密的一再會合。台灣人的台灣，台灣門羅主義，是參加會合的人們共同的主張，但是他們缺乏具體的方針。不能意料聯合國的台灣政策，也不知道國民政府對台灣會採取什麼態度。當時最清楚的是，他們不能獲得安藤總督麾下的日本軍任何形態的協助。在當時，觀望形勢被以為應該是最賢明的方法。所以獨立計畫也就被「日和見主義」的大勢推倒而消滅<sup>20</sup>。」王育德是否故意要強調台灣人的主體性，故意歪曲史實，隱蔽日軍情報班長牧野義夫等也有安排台灣獨立的謀略，只是日本中央政府對台灣的處置另有安排一事，不得而知，但是王育德一心追求台灣獨立，對日本的謀略沒有半點猜疑心，可說是不能分辨敵我的書呆子，

王育德 1924 年生於台南，1943 年進入東京帝大文學部，戰後回台在台南中學教書，二二八事變時經由香港逃到日本，復學於東大，就讀中國語文課程，實際上是研究台灣語文，稍晚取得東大文學博士，在明治大學教書，1985 年病死。他的哥哥王育霖，也在東京帝大法學部唸書，畢業後在日本京都擔任檢事，戰後回台擔任檢察官，不幸二二八事變時被暗殺。王育德的性格在於魄力不足，雖為台灣獨立苦悶，卻缺乏鬥爭勇氣，很難被稱為「台獨」教父。

另一位右派台獨領袖廖文毅，在 1948 年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主張台灣先由盟軍（美軍）託管統治，然後經過公民投票，才來實現台灣獨立。1949 年 1 月，見國共內戰當中，國軍兵敗如山倒，共軍節節進逼，蔣介石不得已辭職下野。廖認為這是實現「台獨」好時機，但美國仍表明台灣仍由中國託管。於是廖的台灣盟軍託管夢想如成泡影，失策逃亡日本。1955 年廖在日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自任總統。起先台灣還有家財可支持他的政治活動，後來國民黨阻擋他的財路，以致沒錢辦活動。因他無理論又沒辦活動，被同路人罵是「騙徒」。國民黨趁機引誘他轉向，答應他投降後恢復財產並給他相當的地位。1965 年 5 月廖文毅投降回台，國民黨政府歡迎他，歸還他財產，並動用媒體宣傳「台獨運動已結束」。廖文毅的晚景，就是每天醇酒美人<sup>21</sup>。廖有錢就反蔣，無錢即投降，這種台灣人怎麼能成為教父呢？

#### 四、史明的崛起與「台獨」教父

<sup>20</sup>王育德『台灣-苦悶するその歴史』（東京：弘文堂，1964 年），頁 138。

<sup>21</sup>李世傑『大總統廖文毅投降始末』（台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8 年），頁 337-339。

史明被稱為「台獨」教父，他之所以能出人頭地，是因為他的巨作『台灣人四百年史』使然。有了這本巨作，表示他是海外倡導台獨人士中最為用功研究台灣史者，從幾世紀台灣歷史的研究當中，推論台灣前途只有獨立一條。雖然聚在台灣青年社的年輕學生，大多是以台灣為主題撰寫論文，但是學術論文僅專注於某一時期某一事件，沒有史明四百年史來得引人興趣。

起先，史明的存在並不引人注意，台灣民眾也不知有這個人。他的本名施朝暉，1918年出生於台北士林施家，到2007年達100歲，他是目睹日本統治、蔣介石統治等多次台灣政權交替，且遠渡中國大陸參加共黨陣營抗日而尚健在的長壽怪人。他在日本統治時代，就讀台北市建成小學、台北一中，幼小接受過完整的日本殖民地教育。1937年九一八事變(滿洲事變)那年赴日留學，在早稻田大學政經系政治科唸書，涉獵馬克思主義，畢業後於1942年遠渡中國大陸加入地下抗日運動，直到蔣介石在大陸落敗前的1949年5月，返回台灣。1952年2月在台北郊外組織「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準備刺殺蔣介石未遂而遭通緝，5月潛逃偷渡日本，登陸時遭遇日本憲警逮捕，而後獲得日本政府政治庇護。之後在東京池袋，開小吃店長達40年。

史明在日本東京開一間「新珍味」小料理店，白天賣水餃、燒賣、大滷麵等，晚上寫台灣人400年史，同時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他經營小吃店，就是老闆兼寫作，1962年44歲時，以日文出版『台灣人四百年史』<sup>22</sup>，用筆名史明發表，從此自己的名字改稱史明。

史明相當有戰鬥力，採取的台獨路線，乃是體制外革命路線與體制內改革路線。他認為這是「一體兩面」，也是台獨運動的兩個工作方向：島內進行改革與革命的「島內工作」，與國際上與美國、日本聯盟的「國際工作」，以雙方面來實現「台灣獨立」。史明個人的性格是一心一意為台灣，老老實實做獨立運動，一切行動對歷史能交代。他不願意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統治權，但是後來回台灣後，2004年總統大選投票給陳水扁，助其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這表示他也妥協承認「中華民國」，從此採取非法與合法並用的手法。

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1980年出版中譯本，此後影響台灣年輕人思想，興起「台灣人意識」。特別在1975年獨裁者蔣介石死亡，1988年蔣經國去世以後，1990年代開始在台灣發揮影響力。台灣學生研究史明的論文逐漸出現。如吳明勇在1994年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碩士論文：『戰後台灣史學的「台

---

<sup>22</sup>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東京：音羽書房，1962年）。

灣民族論」：以史明為例』。又如吳明時九八年的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邊緣台獨的架構與運動參與』。

史明崛起成為台獨教父的特色是，繼承戰前日本及戰後美台對中共的批判，但他沒有完全放棄馬克思主義思想，站在台灣人勞動者立場，認為台灣知識分子的台灣意識「脆弱」，以致台灣無法擺脫 400 年被殖民統治。他把戰後爆發的二二八事變，視為台灣人追求獨立意志的表達。

他在 1966 年 3 月設置「行動委員會」，方便滲透島內。京都國際會議館從 7 月 5 日連續 3 天召開日美經濟高峰會議期間，他絕食抗議。1965 年末，許世楷取得「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sup>23</sup>，寄給歐美的獨立運動團體翻譯成英文送達媒體與國會：在日本原文與翻譯文即發表在「台灣青年」第 62 號（1966/1）。

1965 年 10 月成立全美獨立運動代表大會，1966 年 7 月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由周焯明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陳以德擔任執行委員會主席。他們致函給各界來改變美國支持蔣的政策。1966 年 3 月召開美國上院外交委員會中國問題公聽會時，主張依人民自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1867 年 2 月歐洲各地的獨派代表集會在巴黎，成立全歐台灣獨立聯盟。

## 五、「台獨」思想的起源在二二八嗎？

史明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的目的，乃為宣揚台灣人為何要求獨立？他認為 16 世紀台灣被荷蘭殖民統治，是台灣 400 年殖民地史的開端。中國大陸並沒有被荷蘭殖民統治過，因此在台灣漢人移墾社會形成「台灣社會與台灣人」的過程之中，出現台灣與中國大陸不同發展的面相。其中最值得探討的論點，在於台灣被荷蘭殖民統治，可以當作台灣躍入世界舞台之始，因而肯定荷蘭的殖民統治。

史明不但肯定荷蘭的殖民統治，更加讚賞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特別以日治時期台灣殖民事業的蓬勃發展來證明。史明受 1960 年代日本流行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影響，採取肯定荷蘭與日本耕耘殖民地變成「現代化社會」的立場，認為清代唯一能肯定的只有劉銘傳在台鋪設鐵路、電信、稅制、海防、訓練新軍等新政。

但是另一方面，史明對中國在台治理時期也以殖民統治來形容，卻評價極為不友善，認為清朝「封建殖民」時來自中國大陸的漢人，一向不重視台灣，把台灣當作「蠻夷」之地，視台灣人為「倭寇海盜類的犯罪者」等，用歧視性的官方

---

<sup>23</sup>張炎憲『台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2008 年），宣言全文，頁 636-648。

用語來形容台灣。對 1895 年的台灣民主國運動與割台，史明認為「把台灣當作賠償品來割讓給日本」，形容台灣是無情地被大陸人拋棄；對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與二二八事變時期的形容，則斷定「封建落後的中國，來統治現代化進步的台灣」、大陸「缺乏熱情與經營能力，不顧台灣人的死活，無止境地肆行暴政與強奪」，「文化水準很低，卻又無恥」，「德行惡劣的中國人」等，甚至於說「比日本帝國主義者進行更蠻橫的統治、壓迫與掠奪，令人感到憤怒」等等。可見作者描寫中國大陸人時，行文中充滿一股仇恨之氣。從而論述中出現好的殖民統治者與很壞的殖民統治者兩種類型。敘述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差異時，他強調台灣接受外來異族殖民統治而變得進步、文明、現代化；相對的，戰後的中國則是落後、半封建、半殖民地，並歸納出其間的不合理與台灣人的無奈。

問題是「殖民統治者」能以好壞來評價嗎？特別是以被統治奴化者角度觀察歷史時，是否能區別殖民統治的巧妙與拙劣。至於對國民政府的評價，史明特別強調二二八事變，認為這是引導台灣人嚮往台獨的動機，並與日治時期比較，來醜化漢人與中國的歷史。至於二二八事變後整個台灣的戰後發展，史明並不表示關心。

史明藉著偏重歷史敘述的方式，引導讀者「認同」（identify）史明版的台獨方向思考，但因為作者對國民政府時期的敘述只停留在接收時期與二二八事變而已，這顯示作者即使進入了 21 世紀也沒有繼續開拓視野，並放棄對主題「台獨」的未來展望。就以二二八事變來論，史明雖然用功，但只看日本統治的好的一面，而不去探究其榨取的黑暗面，完全缺乏瞭解終戰後日本與台灣尚有榨取關係存在，而且日本的這一次榨取，成為台灣爆發二二八事變的重大經濟因素。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8 月 17 日日本政府由皇族東久邇宮組閣。8 月 22 日，總督府農商局長須田一二三和礦工局長森田俊介提出報告。首先報告台灣的金融情勢，全島各地提領存款者達平常的二倍，並沒混亂發生。在糧食方面，跟平常沒有什麼差異，生產成績可以說相當順調。但是報告台灣島的政治情勢，內容相當驚異。報告認為台灣人有識者層及青壯年層，面對日本戰敗的嚴酷事實，尚有日本統治持續之論，因不願身置重慶蔣政權的統治下。至少為了適合本島「皇民化」實情，樹立自治的氣氛相當濃厚。現在本島展開獨立運動的萌芽之舉隨處可見。因 50 年日本統治培育陶冶的皇民性情，如再割讓，除非講究適當措施，

說不定有不測的事態發生<sup>24</sup>。從此可見台灣總督府了解戰後台灣糧食方面平順，但政治方面隨總督府的作為或不作為，相當不穩。

日本 50 年統治台灣為殖民地，在戰後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尚未移交台灣統治權給國民政府派遣行政長官陳儀來台之前，台灣總督府還掌握相當為所欲為的權力。

日本中央政府，依據台灣來的情報，從 8 月 19 日開始，日本銀行加速印製台灣銀行券，一千圓券及一百圓券的紙鈔。大藏省(財政部)與日本銀行預定 9 月 5 日從日本以專機搬運這些並得到盟軍總司令部(GHQ)的許可。但是 延期到 9 月 9 日，從橫濱搬運大量的「臺灣銀行券」飛行台灣。

前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在他的回憶錄『秘錄・終戰直後的台灣』中紀錄說：「因飛機滿載紙幣，我押送紙幣同行時沒有空位，還得坐臥在紙幣上。此紙幣是由日本銀行印刷，算是日本銀行本行，運送到台灣分行，名目是支付給在台灣日本官吏，薪水預付到翌年 3 月分，以及包括到翌年 3 月的養老金、退休金」<sup>25</sup>。

戰後，日本在 1945 年 9 月 9 日台灣光復前，即 10 月 25 日台灣的統治權移交之前，從日本運來大量的「臺灣銀行券」到台灣。至於國民政府在 1946 年 12 月 3 日才公布，從 1946 年 12 月 1 日起停止使用日本設計印製的「臺灣銀行券」，而要使用在大陸印製中國設計的「新台幣」。

在台灣日本官員在這期間，即可用此日本特別趕印的「台灣銀行券」紙鈔，在市場上收購食品與生活必需品運回日本。當時總督府的策略是，先在 10 月 5 日放出戰時禁止買賣的糧食生活必需品出來。西門町市場擺著青菜、菓物、肉類的買賣，商品都很新鮮，種類數量都很充足，只是價錢比戰時貴了 3 倍。日方撤廢統治經濟，物品自由流通，人來人往，人氣很旺<sup>26</sup>。台灣人民戰時受日本總督府糧食統制，靠一點點配給生活，想不到還有那麼多物資存在而驚喜不已。

然而，日本用白紙印刷紙鈔「臺灣銀行券」，9 月 9 日從日本橫濱，以艦艇運送總額 6 億圓的各種台灣銀行券到台灣淡水<sup>27</sup>。依據日本的台灣史研究學者統計，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當時，台灣銀行券的發行額不過 14 億 3,319 萬日圓而已<sup>28</sup>。日本一下子運來這麼龐大的 6 億圓「台灣銀行券」，如洪水猛獸般席

<sup>24</sup>鈴木茂夫『台灣処分——一九四五年』(東京：同時代社，2002 年)，頁 194-195。

<sup>25</sup>鹽見俊二『秘錄・終戰直後の台灣—私の終戦日記』(高知：高知新聞社，1979 年)，頁 37，頁 170-173。

<sup>26</sup>鈴木茂夫『台灣処分——一九四五年』，頁 221。

<sup>27</sup>同上，頁 201。

<sup>28</sup>山本一夫(向山寛夫)『台灣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と戦後内外情勢』(東京，1963 年)，頁 64。

捲台灣市場，大量收購糧食送回日本。1945年9月就任外務大臣的吉田茂，關心日本糧食危機，恐怕日本將發生餓死者100萬人的慘狀，日本農林當局也算出日本缺糧一百萬人份，如不講究對策將陷困境，甚至出現日本將有1,000萬人餓死的謠言<sup>29</sup>。日本印製6億日圓「台灣銀行券」紙幣，大量收刮台灣米糧等，讓日本國民得以確保糧食；相反的，害得台灣市場上缺乏食米與其他生活必需品，加劇了台灣的通貨膨脹，民不聊生，成為爆發二二八事變的重大經濟因素。

依日本近代史先前的經驗，米荒造成的反飢餓暴動，常危害政權安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18年，日本因米價高漲，引起全國民眾暴動的「米騷動」。日本政府出動軍隊鎮壓，結果被檢舉者達數萬人之多，起訴者7,708件，甚至有被判死刑的。現在日本戰敗投降了，日本當局利用台灣總督府尚掌握台灣的統治權時期(1945.8.15—10.25)，盡情搜括台灣的糧食等民生物資，將米荒全數轉嫁給國民政府與台灣人民。

戰後台灣史的研究，幾乎都完全忽略日本為什麼不像東南亞地區誘導台灣獨立之點，認為日本輿論對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假裝全部與日本無關，都是國民政府的惡政使然。台灣學者追隨之，謾罵「支那人」(中國大陸人)的無能，反而讚美日本的殖民統治。

試看看戰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如何應對台灣的米荒?

1945年10月2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行政權後，11月30日禁止糧食、砂糖等出口。12月1日台北市因糧食不足，開始配給食米。耶誕前夕12月24日糧食騰貴，台南白米一斗100元，到了年底各地物價騰貴，達光復當初的數十倍。過了年後，1946年元月，各地缺乏米糧，特別以台南為甚，台中則停止徵收糧食。1月11日行政長官公署修改糧食管理辦法，停止配給制度，許可自由販賣。隔2天從緬甸、安南大量進口便宜糧食，以緩和糧食危機，米價1斤跌落為4元8角錢，但是恆春一帶因米不足，貧民以檳榔葉充飢。2月1日台灣配給2萬斤番薯，次日高雄配給1萬斤蕃薯。3月22日食米許可放出販賣，米價略為下降。5月25日長官公署再行通告嚴禁糧食出口。8月2日長官公署將台灣分為8糧食區，僅區內許可糧食的販賣移動。10月2日受颱風影響，米價1斤從11元漲價為16元。12月12日長官公署公布非常時期糧食管理違反治罪暫行條例。隔3天公署對主要糧食7種禁止無許可進出口。到了1947年1月24日，陳儀長官聲明：經濟警察的設置針對糧食與專賣的取締。糧食與專賣的雙管取締，成為經濟警察亂來的原因。

---

<sup>29</sup>吉田茂『回想十年』(東京：高知新聞社，1982年)，第二卷，頁202-203。

陳儀沒有料到專賣的取締變成二二八事變的導因。1月29日米價暴漲，一天之內數次上漲。2月1日糧食局放出5萬噸米，壓制米價，但反而促使黃金、美金大幅上漲。2月11日台灣省內的金融業休業，因金價1兩突破台幣4萬2,000元關。為了舒緩缺糧壓力，從2月15日全省鐵路到3月底，免除糧食運費。2月28日，因黑市香菸取締問題，民眾聚集在長官公署前示威，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發出臨時戒嚴令，於是爆發二二八事件<sup>30</sup>。台灣原有較豐富的糧食，竟然被日本搶先搜刮殆盡，台灣人民在缺乏米糧、未得溫飽之際，長官公署一再變通的辦法也有如空心湯糰了。

不止如此，為了確保此後日本的糧食，1950年9月，經由美國控制的盟總(GHQ)安排，要求台灣與日本簽訂「貿易協定」，規定台灣自日本進口肥料及其他工業產品，並出口米、糖及其他農產品到日本。此協定使台灣在1950年到1965年的15年間，不得不將肥料進口稅固定於5%，這是所有進口項目中稅率最低者。等於是重新樹立殖民地時代「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兩方關係。戰後在台灣的政府欲以肥料工業與紡織工業為重要策略工業，但肥料工業的發展受日方壓迫，台灣只好利用美國推銷其剩餘農產品的棉花，往棉紡織業方面發展。

當時台灣人民無知，只知米價節節高漲，因挨餓而痛恨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史明清算「二二八事變」的國民政府舊帳，卻不知日本暗中印製6億日圓的「台灣銀行券」紙鈔，收購台灣的糧食運送日本，卻口口聲聲稱讚日本殖民統治的善政與現代化。陳儀因二二八事變，3月辭職，1948年任浙江省主席，1949年2月或許因同情共軍「反饑餓」「反獨裁」，被密告拘禁押台，1950年6月在臺灣被槍決。陳儀相當清廉，也不貪汙，不留財產，因此往生後家人為生活而發愁。

史明肯定現代化，也肯定文明化與進步，強調日本殖民統治加強了台灣的社會基礎建設與產業革命，完成輝煌的現代化，認為台灣因日本殖民統治，而邁向單一且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社會方向發展。然而，日本最初殖民當時的總督府殖產課長新渡戶稻造，為了振興糖業向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建議，為了在台灣確保以糖業為基礎的財政，必須發動警察權或使用憲兵之力。與製糖業同時發展的稻米生產也有驚奇的發展。可是身居產地的台灣人，卻不能吃到台灣產的米、糖。一般台灣人的米不足，從戰前到戰中，甚至於戰爭結束時，還是一直延續著吃不到米的惡劣狀態<sup>31</sup>。

---

<sup>30</sup>戴國輝『戰後台灣關係年表』（東京：アジア經濟研究所，1969年），台灣經濟總合研究（資料篇），頁900-918。

<sup>31</sup>富澤繁『台灣終戰秘史—日本殖民地時代とその終焉』（東京：いづみ出版社，1984年），頁16-18。

## 六、台獨運動本營在日本

1960年代流行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1962年)，王育德的『台灣:苦悶的歷史』(1963年)相繼出版。史明曾參與以王育德為主席的「台灣青年社」，在日留學的台灣青年，因要取得日本大學的學位，採取戰前文化協會紳士的「政治鬥爭」路線，而史明卻強調島內外的「武力鬥爭」，道不同不相為謀，於是不久史明離開在大學寫博士論文、夢想升官發財的一群年輕人。王育德當主席的台灣青年社，在1960年4月創刊『台灣青年』，傘下有許多攻讀博士學位的青年。如黃昭堂使用假名「黃有仁」，他是王育德的台南一中的學生，留日讀東大社會學博士課程，當過台獨建國聯盟主席，撰寫有關台灣民主國的博士論文，畢業後就任昭和大學教授；又如許世楷，使用假名「高見信」，東大法學博士課程，撰寫有關日治時期台灣的政治運動，後來也任台獨建國聯盟主席，津田大學名譽教授；廖春榮則使用假名「廖建龍」，在高一時藉父親病危出國，就讀日本同志社高校，然後到東大，後來也取得東大農學博士。

另外，還有日本人參與台灣青年社，宗像隆幸(MunakataTakayuki)以假名「宋重陽」，1961年8月起參加『台灣青年』編輯，後來擔任編輯長，連彭明敏教授被假釋軟禁時都經由香港秘密寄42封給宋重陽，可見日本人比台灣人更獲得彭明敏的信任。還有東京大學教授衛藤瀋吉也輾轉帶彭教授求救的信給宋重陽，從此可見，日本人宗像隆幸對台灣獨立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台灣留日青年吃重<sup>32</sup>，但無法列入「台獨」教父之列。還有假名「鄭飛龍」的日本人，到過台灣大學留學4年，瞭解台灣政局並擁有台灣資料，也到『台灣青年』協助幫忙。1962年為了向美國為主的外國宣傳，以及啟蒙歐美各國的台灣留學生，推舉黃有仁為主席。

1964年台灣島內發生謝聰敏撰寫「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事件，謝是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與教授彭明敏和同學魏廷朝3人在9月20日同時被捕，送警總保安處(台北東本願寺)。1965年4月3人都被判決徒刑<sup>33</sup>。

1965年6月台灣「金主」辜寬敏(辜顯榮之子，與辜振甫是同父異母)被選為台灣青年社主席。9月名稱改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台青聯)，黃友仁還設計「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旗幟。到了年末，許世楷取得「台灣自救宣言」文件，

---

<sup>32</sup> 宋重陽『台灣獨立運動私記—三十五年之夢』(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頁144-146。

<sup>33</sup> 張炎憲主持『台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2008年),頁860。

轉寄給歐美的台灣獨立運動團體，翻譯成英文，標題也改為「台灣獨立運動宣言」，送達歐美的媒體與國會。

於是，歐美的台灣留學生紛紛響應起來。1965年10月成立「全美獨立運動代表大會」，1966年7月成立「全美台灣獨立連盟」，並由委員會主席致函給各界，希望改變美國支持蔣政權的政策。1966年3月召開美上院外交委員會中國問題公聽會，會上提出要依照人民自決原則解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問題。1967年2月歐洲各地的獨派代表集會在巴黎，成立「全歐台灣獨立聯盟」。這可稱為台獨問題的國際化，然而台灣島內封鎖新聞，普通人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1967年4月史明於東京主導成立「台灣獨立聯合會」，參加團體有：「台灣民主獨立黨」、「台灣自由獨立黨」、「台灣共和黨」、「台灣獨立戰線」和「台灣公會」，但是因有「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台灣獨立總同盟」極力阻擾，無法獲得日本的台灣獨立團體各派系全數加入，不到二個月，6月13日台灣獨立聯合會宣告解散<sup>34</sup>。

1980年9月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中文版在日本印刷，在美國舊金山出版<sup>35</sup>。1986年英文版『台灣人四百年史』在美國華盛頓出版。到了1988年在台的鄭南榕(後來為爭取言論自由而燒身自殺)取得史明的著作版權，由自由時代出版社發行。1992年史明出版「民族形成與台灣民族」、「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史明「台獨」理論平易近人，台灣島內特別在南部流傳下去，逐漸躍升為「台獨」教父的地位。

## 七、台獨本營移到台灣島內

1993年史明返台後，將台獨運動的重心轉移到島內。策略是先發展組織「台北愛鄉會」「高雄愛鄉會」等地方愛鄉會，除此之外再推展「獨立台灣會」。1995年3月「獨立台灣會」的台北宣傳車隊正式成軍，每逢週六、週日下午，打鼓車隊在台北街上宣傳台獨與台灣民族主義。

史明最絕而讓國民黨政權無法招架的巧妙招數是，1996年開始設立台灣大眾地下廣播電台，這是不經過申請而「非法的」，但可以打破國民黨政權的媒體壟斷，為此而多次舉辦營隊。特別在台灣南部普及大眾的地下廣播電台，一方面

---

<sup>34</sup>葉博文編『荒野孤燈—史明』(台北：史明教育基金會，2001年)，頁169。

<sup>35</sup>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San Jose, Calif.《Taiwan's 400 Year History: The Origins and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ese Society and People》(Washington, D.C.: Taiwanese Cultural Grassroots Association)蓬島文化公司 1980。

作賣藥廣告，一方面宣傳國民黨如何獨裁、貪污、腐敗。地下電台有的以民間小房子為基地，有的設在流動的小汽車內，讓國民黨政府憲警抓不勝抓，無法對應，以致 2000 年的總統大選，在野的民進黨第一次險勝，三級貧戶出身的陳水扁當選台灣總統。

史明的年紀雖然很大，但活動力不輸年輕人。到了 2005 年 3 月，中國大陸通過「反分裂法」，史明與台灣大學學生在校門口發起 14 天靜坐抗議。同年 4 月 1 日晚上，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與中國政府簽訂「10 項共識」後返台，史明率領群眾示威，在機場阻止其回台。4 月 26 日，連戰啟程赴中國大陸時，也發動群眾運動，於中山高快速道路及桃園機場，阻止連戰車隊行進。2009 年 4 月史明「台灣獨立宣傳車隊」，與「公投護台灣聯盟」舉辦「不爽、出來走」活動，從台灣南端的恆春行腳到台北，隨即參加 517 大遊行。

史明在眾多獨派健將中，經歷特別豐富，最後選擇回台灣展開台獨運動。他在台北街頭以「台獨宣傳車隊」向群眾訴求台獨，很像 1960 年代初在日本街頭遊行的右派日本愛國黨的赤尾敏，訴求「反共」、「北方領土」等模式的台灣版。由此可見，作者的身影中，無法磨滅濃濃的日本經驗影響，當然作品也不例外地非常「親日」「反共」。

仇恨作為推動歷史的原動力，乃戰後美蘇冷戰時期的另一個特殊歷史情結。史明在日本生活 40 年，深受戰後冷戰體制的環境，你我敵對的反共思考模式，及以美國為首提出「日本現代化成功論」思想的影響。他認為 1945 年國民政府入主台灣後，完全繼承日本武官總督專制的殖民地支配方式，傳承了殖民地現代化所遺留下來有形無形的遺緒。加上在大陸的國共武力鬥爭，島內也以對共黨分子扣帽子的方式，展開剷除與殺戮異己的白色恐怖，冤獄層出不窮，是一場時代的悲劇。他是當時有機會親身目睹或體驗白色恐怖政治的人，因此感受很深而心懷痛恨。

既然主張台灣獨立，可是史明不用獨立的「台灣民族」名稱，始終用「台灣社會與台灣人」宣傳。依照史明的解釋，16 世紀荷蘭殖民統治後所誕生的「台灣社會與台灣人」，經歷了鄭成功、清代、日本，一直到戰後國民政府統治，全部都歸為「殖民統治」，等於台灣 400 年史全是殖民統治史。因此史明所解釋的「台灣人」，是對抗外來殖民支配者的侵犯與虐待中，流下「高貴鮮血」的拓墾人民，以及在對大陸「唐山人」抗暴與抵抗之中，產生命運共同體而認同「台灣社會」的人們。於是漢人之中出現兩種你我分歧的公式，一為永世定居的「墾民」，被支配的抵抗者；另一類為士紳、知識分子、官員等充滿「空想式漢民族思想」，

特別是新來的外來中國大陸人。史明也借用馬克思主義所提倡的被壓迫無產階級革命的公式，套在謀求台灣獨立之路的解釋。

除此之外，史明作品中的偏見中，還有對世界史的理解。其中之一漠視對中國歷史在 15 世紀就有明朝的鄭和「下西洋」，比西方人早出航了 80 年的偉業，次數達 7 次之多。史明完全忽略中國地大物博，對外不用殖民主義，而以各國自願「朝貢」的方式。朝貢貿易並不是歐美列強對殖民地的榨取，因為中國朝廷回饋的商品如絲絹、瓷器，比進貢的禮物如米類、畜生類，還要高價，反而是一項賠本的生意。不然為什麼日本的薩摩武士控制了琉球，還暗中要琉球向中國朝貢呢？

奉馬克思理論而應該站在被侵略者辯護的史明，卻引用豐臣秀吉的海外野心，以及德川家康未實現出兵「高砂國」(台灣)，歌頌日本對海外發展有「進取性」，解說當時日本與「堅持鎖國政策的中國完全不同」，正當化日本的侵略進取。這與史明留學日本、寫作全盤依靠日本「現代化成功」的研究態度有關。假如作者是史學者，相信能嚴格分辨出「真相」與「假象」，在史實認知上不會犯上述的基本錯誤。史明無史學功力，加上有政治上的動機，因此所提出來的歷史解釋，宛如小說，只能讓市井小市民感到痛快而已。

## 八、 台獨的藍圖或展望在哪裡？

史明能讓年輕人感動，在於其奇特的經歷，且擁有堅守在野的粗拙革命性格，此性格不同於其他獨派人士的追求權威，夢想做官發財的性格。史明只不過是麵攤的老闆，卻不忘台灣未來的前途，故利用閒暇時間讀書、寫作，完成巨作。史明的台獨理論，以「日本殖民統治」成功為主要訴求，這是 1960 年代流行一時的一種政治訴求，今日已是 21 世紀，對 20 世紀遺留下來的政治訴求，應該加以檢討，提出超越時空與仇恨，站在更為寬廣的視野，構思邁向新時代的台灣前途論。

日本作家尾崎秀樹，1928 年出生於日本殖民地台北，日本投降後的 1946 年回到日本。1969 年 4 月他在日文雜誌『思想』發表了一篇「殖民地文學的傷痕」，描述殖民地台灣的作家內心的傷痕。他評論說，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強行「日語教育」的國語政策，使台灣人在語言上產生「祖國喪失」的意識，他分析這就是「殖民地文學の傷痕」。被統治的台灣人，在「天皇」與「一視同仁」為名義的同化政策下，潛伏了一種「祖國喪失」與「白癡化」的現象。被日本壓制之後，

接著是蔣政權的壓制，於是把台灣解放，不願放在「復歸中國」的位置，而傾向「台灣人的台灣」路線<sup>36</sup>。

「台獨」教父史明，不要說是「白癡化」，但是否也把「皇民化」視為現代化呢？至少意識形態中潛伏了一種「祖國喪失」的念頭。

經過日本 50 年「皇民化」教育，普通的台灣人聽到「台獨」就是台灣人自己當家作主，不要貪污腐敗的國民黨政府來管。但是到了 2000 年大選，在野的民進黨由三級貧戶出身的台灣人陳水扁勝出，當了「中華民國」總統二屆八年，結果這個台灣社會培養出來的台灣人領導，也是因貪污腐敗而判刑坐牢，史明難道視而無睹嗎？

史明的「台獨」思想與運動，也隨著他年齡老化而逐漸褪色了。他的巨作『台灣人四百年史』，只研究到戰後初期的二二八事變，既然以後主張「台獨」的台灣人，很可能多少都染上做官發財的雜念，就是當「中華民國」總統也真不錯呀！史明對二二八事變之後的台灣，不談或沒有能力再談下去。既然史明缺乏怎樣去達成台灣獨立的藍圖或展望，在當下美中合作稱霸的現實國際環境下，叫台灣人民如何走下去呢？

---

<sup>36</sup>尾崎秀樹明『殖民地文學の傷痕』（東京：勁草書房，1971 年），頁 263。